

如何以「将军出征回来了，他还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将军出征回来了，他还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。

这还不算，听说将军名下还有一间绣坊，全是带着孩子的温婉少妇。

里面的孩子还跟我说，他爹爹叫周非鱼。

好家伙，这不是我夫君嘛！

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

【第一个春天】

我和周非鱼吵架了，成亲一年来头一遭。

原因无他，吵架这事，我一个巴掌也拍不响。

刚成亲那会儿，我还总喜欢鸡蛋里挑骨头，可我这驸马爷每次都是冷着张脸，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。

久而久之，我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。

可这次他居然会顶嘴了，竟然还拍案离去！

我不要面子的吗？！

当即便是撂下狠话，你要敢去边关，本公主就立马休了你！

可他还是头也没回入宫请缨了。

我说这狠话，倒像是砸了自己的脚。

2

我下嫁给他这事，原是赌气。

我是大凉最受宠的安平公主，我母亲是先帝钦定的皇后，外公是当朝首辅楚国公。

可以说，自小就没有我李宜春要不来的东西。

父皇膝下本就子息单薄，我又是他唯一的公主，本来这嫁娶应是大事，可我这嫁娶之路着实坎坷。

在我还未出世时，父皇便是在酒桌上草率地将我许给了尚在襁褓的云南王世子裴茗。

小时候，我总嫌弃裴茗长得丑，想着法的挤兑他，他也是不甘示弱地和我较劲，这点倒是和周非鱼截然不同。

这京城的风水果真养人，裴茗在此为质十年，倒是出落得愈发英俊潇洒。

虽然他的性子还是跋扈地很，不过看着这脸还能接受，如此，我便也认命了吧。

3

天启十二年，我年满十六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这桩婚事便被提上了日程。

为备婚事，父皇放裴茗回了云南。

临走前裴茗他说，他会回来娶我的。

我嘴上揶揄着他，心里却是期盼得很，在京城待久了，我也着实想去看看滇南的风景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复返。

云南王势大，父皇本就有意削藩，可即使裴茗为质在京，云南王却也没有服软的样子。

终于，裴茗回到滇南的第二日，云南王起兵。

为了挑衅父皇，云南王还给裴茗娶了正妻，又纳了几个貌美小妾。

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气愤地偷偷溜出了宫，我得亲自去揍裴茗这小王八羔子一顿。

可刚跑出宫门，便撞上了周非鱼。

「天色已晚，还请公主回宫。」

他依旧冷着脸，我却是怕他下一瞬就要像呵斥宜川那样训斥我。

他是大凉的骠骑将军，可不知为何，后来父皇便不派他去打仗了，钦点他做了太子少傅。

他武艺高强，遇到他，我铁定是出不了皇城了，可又不甘就此回了宫，便是折了弯溜进了小酒馆。

我一杯杯地喝着闷酒，醉酒间，不禁一遍遍地骂着裴茗这个小王八羔子。

倒不是我多喜欢裴茗，只是我们李家人祖传好面儿，受不得这般屈辱。

4

第二日，我却是在自己的寝殿醒来。

翠翠说，是少傅抱我回来的。

抱？！他好大的胆子！裴茗想抱，我都没给他抱！

翠翠却是说，是公主缠着少傅脖颈不肯撒手，还是奴婢扯了好久才扯开。

想必，我是把他当成了我睡觉要抱的兔娃娃。

这下糗大了……

正当我想威逼利诱他不许把我醉酒一事外泄时，却只见宜川在院子里疯跑着。

「阿姊，少傅去打仗了，我自由了！」

打仗？！这样也好，他离开京城，这出糗的事就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了。

这事便是翻了篇，可是裴茗这事还翻不了篇，我做梦都想把裴茗这小王八羔子的头拧下来，当皮球踢。

只是没想到我这诅咒差点成了真。

三个月后，裴茗的爹头被拧掉了。

父皇却是饶了裴茗的小命，降爵削藩为云南侯。

这样也好，留着他的头我亲自拧。

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这次英明神武的平藩将军，替天行道，替我报仇啊！

5

当我在庆功宴上看到一身戎装的周非鱼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

入座时却是对上宜川那哀怨的小眼神，「阿姊，少傅打仗回来了，祝我好运吧。」

可是坐下来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觉得今天我又得被父皇在酒桌上草率地许出去。

原因不言而喻，裴茗的头还没被拧掉，现在不趁着云南王翻车把我嫁出去，他日裴茗又想娶我怎么办？

"周爱卿此番劳苦功高，只是至今未婚配，今日朕来给你做主，可好？"

我那老父亲还不住地向我挤巴眼，几个意思？老爹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！

你的女儿花容月貌，即使第一桩婚事出了点小问题，倒也不至于愁嫁到，想要嫁给一个大我六岁的老男人。

只是我父皇这玩笑话刚落，酒桌上却是有人娇羞地低下了头。

还能是谁？自然是我那自作多情、「病弱无争」的堂姐——清颜郡主。

清颜心悦周非鱼这事儿，在京都名媛圈倒也不是秘密，毕竟三天两头送汤送水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

只不过都是热脸贴冷屁股罢了，也难为周非鱼颇有耐心地一一拒绝。

不过也是，长这么大，我都没见过周非鱼对谁笑过。

每次看她吃瘪，我都要去冷嘲热讽一番，谁让她总是去皇祖母面前装病弱抢我的东西。

她这么一羞脸，我倒是有些想同意这婚事了。

仔细想想，要是嫁给周非鱼，既能侮辱裴茗，又能嘲讽清颜，还能震慑宜川这个小皮蛋，倒还真是个一石三鸟的买卖。

天下可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了。

我这般思索着，却是不自觉地点了点头。

可在我父皇看来，我这是就同意了。

「不如朕将宜春许配给你，如何？」

还没等我反驳前，他却是惶恐起身跪倒在地。

「微臣出身卑贱，才疏学浅，如何配得起公主！」

他这么一说，我便是更气了。

本公主还未说些什么，你倒是先拂了我的面子。即使如此，我还非你不嫁了！

「那宜春如何？」父皇又问起了我。

我便是效仿着清颜那做作地害羞模样，「女儿心悦少傅……」

「只是没成想少傅还是嫌弃女儿曾是有婚约的人。」

可他跪在那里冷着脸，不言不语，像是石化了一般。

我都做作成如此模样了，你要再敢拒绝，我先把你头拧掉。

良久，他终于领旨谢恩，接下了这桩赐婚。

【第一个冬日】

1

我和公主吵架了。

成亲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忤逆她的意思。

其实，拍桌而起之后，我便后悔了。

她从小便是千娇百宠，这样的呵斥怕是会吓到她。

只是义父于我有养育大恩，阿星又待我如同亲哥哥，如今阿星在朔北被叛军围困，我又如何能够见死不救。

我怕再留下来，会在情急之下说出什么伤人的话，索性便是拂袖离去。

只是没想到，她竟然要休夫？！

她这话说得干脆利落，像是在我的背后插了把刀。

也是，这场婚姻原就是她一时兴起的赌气。

2

我入宫请纓，皇上也是答应地干净利落。

其实，当年接过少傅一职时，我曾允诺过皇上要一心一意教诲太子，再不上战场。

可是后来又为她破例去了一次。

云南王叛乱，裴茗另娶，我料想以她的性格总要去找裴茗理论一番的。

果不其然，我在宫外堵到了她。

那晚，她喝得酩酊大醉，抱着我不住地叫着裴茗的名字。

我向来不喜欢她喝酒，不愿别人嬉笑她出糗，更不愿听她……酒后吐真言。

明明知道她总要嫁给别人，可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，终究还是看不得她受欺辱。

我请旨去了滇南。

其实我本有机会杀了裴茗，可是我却是上书为他求了情。

我想，她那般喜欢他，他若是死了，她大概会恨死我。

就算不爱，至少也不要恨。

3

可是我没有想到皇上会为我赐婚。

更没有想到她说，心悦我。

她不知道，她学清颜郡主学得一点也不像。

可我还是信了。

就算皇上赐婚是别有用意，就算她是和裴茗赌气，可我还是应了这场婚约。

我想，这样的运气，我这辈子也只能换这一次了。

谁知，赐婚后不久，京中便有传言。

皆道宜春公主嚣张跋扈，仗势欺人，棒打鸳鸯。

而我和清颜郡主便成了他们口中的苦命鸳鸯。

其实，我总共也没见过清颜郡主几面，也不知她为何瞧上了我。

我早知她和清颜郡主不和，宫人都说公主总夺郡主的東西。

可清颜郡主瞧着虽是娇弱，怕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
真斗起心眼来，宜春根本不是对手，谁夺谁的东西，还不好说。

4

我不想她不安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只得在成婚后，暗示了几次，我与清颜并无关系。

可她却是无动于衷，毫不在意。

也是，是我不值得她这般在意。

从小到大，她在意的只有裴茗罢了。

我承认，入宫当少傅，有一部分原因是想离她近些。

宜川太子不好教，他顽劣调皮、活泼好动，和他阿姊一模一样。

宜春有时也会来陪读，可她从不认真听讲，和裴茗交头接耳，总是带着宜川也玩了起来。

我心中恼怒，却又奈何她不得，只得呵斥宜川以为警戒。

久而久之，她也就很少来了。

每次她走后，我都有些后悔呵斥宜川，可若她来了，还是如此。

直到很久之后，我才想明白，我只是瞧不得她和裴茗打情骂俏，只是想让她也注意到我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傻事。

可是一碰到她，似乎所有的理智都不值一提。

5

出征前一天，我在屋外站了一夜，可她始终没有给我开门。

我已听闻，那次争吵过后，她真的去了皇后宫里，怕也是谈起了和离之事。

她善良热忱，可就是太爱面子，说出的话，从不收回。

我有些庆幸皇后娘娘驳回了她的请求，这样在边关，我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思念她。

可是我骗不了自己，裴茗已然休妻，而我就快要失去她了。

出征那日我在城门口等了好久，可她始终没有来。

我原以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可没想到我与她朝夕相处一整年，却没让她对我生出一丝情义来。

那当年的事，怕也只有我一个人记得了吧。

或者我和那些阿猫阿狗没什么区别，救了，也就忘了。

【第二个春天】

1

他说想和我谈谈，谈什么，炫耀你的胜利吗？！

我阖住门不搭理他。

别以为我没你不行，抱着兔娃娃我也能睡。

可没想到他在门外站了一夜，更没想到我这一睡，再起便是日上三竿。

我急匆匆地跑上城楼，却只能远远眺望到他离去的背影。

我才后知后觉，他这次是真的走了，未给我留下只言片语，便走了。

走了正好！死在战场上最好！

我好心劝你，你不听，成了孤魂野鬼也是活该。

到时候我才不会为你守节，我要拿着你的抚恤金养一众小白脸。

可是为什么，莫名心中有些空落落的呢。

2

吵架当天，我就去找母后主持公道了。

毕竟休夫的话，已经放出来了，自食其言是绝对不可能的！

可我并未和母后提起和离的事，反而是求她去劝劝父皇。

周非鱼这个人啊，就是个闷葫芦，无趣的很，偏又脾气倔得像头牛。

除了父皇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去边关。

母后却是问我，你真的了解你的驸马吗？

这有什么不了解的。

穆侯爷的义子，武状元出身，木讷又古板，典型的老干部人设。

母后却是对我说，周非鱼曾出使过敌国，在他国王都九死一生，他还上过战场，是大凉无往不胜的骠骑将军，你真的相信这样的男人会木讷古板，胆小怕事吗？

我不相信又如何，可他在我面前就是这么个形象。

「他娶你的时候就应该知道，这辈子只能在京城当个闲散的驸马爷了。他本该是翱翔在边境的雄鹰，却甘愿为你困在金丝笼。」

几个意思？！老娘你说这话几个意思？！怎么听起来都是我的错！

「如果你真的了解他，这一次，你应该支持他。」

怎么你们一个两个都这么想让我当小寡妇？！

我们大凉朝是没人了吗？！为什么每次都要他去？！

现在他真的去了，你们满意了！

3

说来也怪，他在时，我总想着偷溜出去玩。

可他走后，我却是没了心思，接连几日在公主府闭门不出。

是的，我在赌气。

不知道是气他的不告而别，还是父皇母后的立场，亦或者都有。

但结果就是，我越想越委屈，比裴茗娶妻的时候还要委屈。

爹不疼，娘不爱，我是地里的小白菜。

委屈之余，只觉下腹微绞，原是葵水来了。

我抱着兔娃娃，乏力地躺在床上，迷蒙间却只觉下腹暖暖的，似乎也没那么难受了。

以前我每次来葵水的时候，他总会在背后环着我，把他温热的手掌附在我的疼痛处。

半梦半醒间，我以为他回来了。

因而，这一夜我睡的很安心。

可我醒来却发现不过是个暖水袋罢了。

原来，他没有回来。

是啊，此时他怕是还在去朔北的路上，怎么会回来呢。

4

好不容易身子干净了，我便是进宫去看望皇祖母。

皇祖母的私厨手艺那叫一绝，每次我说我想皇祖母了，有一大半是想她宫里的饭。

可好巧不巧，在那又是碰到了清颜。

我攥紧了皇祖母新送我的玉如意，生怕她一会儿又抢走。

她咳了两声，又挤出了些眼泪。

皇祖母便说她自小病弱，比我更需要这柄玉如意。

我李宜春就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，你若是想要，好好同我说说，或许我就大度些让给你了。

可你若是使计策明争暗夺，那我就是毁了也不给你。

我递给清颜的时候，故意松手，那玉如意便是碎了一地。

不知为何，明明是她夺我东西，大家却总是指责我。

这柄玉如意是这样，周非鱼也是如此。

成婚后，周非鱼曾暗示好几次，他与清颜并不熟络，我装着听不懂。

流水无情，落花有意，我只知道清颜心悦他，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
我当时只想着，怎么折了裴茗的面子，怎么绝了清颜的念想。

5

皇祖母笑呵呵地说着碎碎平安。

我也实在不想这事扰了我吃饭的兴致，便也懒得再去揶揄清颜。

可是翠翠这丫头，手着实的笨，剥起蟹来慢吞吞的，我只能眼瞧着清颜吃了一只又一只。

这时候我却又念起周非鱼的好来，别的不说，但就剥蟹来说，倒是利落地很。

好不容易吃到了口蟹黄，皇祖母却是拦着我不让多吃，说什么性子凉。

不说我也知道，下一句便是又要提孩子的事。

说来，我与他成婚这一年以来，总共也没同房几次。

似是初次行房太过疯狂，我对那事儿有些阴影。

想来也是我自作自受，不该听清颜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，便偷偷给他灌了那么多春药。

不过，他弄疼我了，那就都是他的错。

可父皇总派老嬷嬷在府里盯着，着实烦人。

我便是和他约法三章，只能在休沐日才行，其余时候他要敢碰我，我便立刻休了他！

其实，他力气大的很，他要真想做些什么，我也只能任他宰割。

我也不能真休了他，公主三嫁，我可再丢不起那人！

可他却遵守着这霸王条例，有时休沐日他瞧我心情不好，也不强迫我，只是和衣抱着我睡。

至于生孩子这事，我也早就和他言明。

我不生孩子，我怕疼。

而且我始终觉得，相夫教子是一件恐怖又愚蠢的事。

【 第二个冬日 】

1

离京已经数日，今夜驻扎在一处河畔。

将士们就地取材烹鱼为食，也有新兵煮了螃蟹献给我。

可我从不吃蟹，哪怕浅尝一口也会起一身疹子。

宜春对此却是极为欢喜，每逢中秋时节，她恨不得顿顿食蟹。

此物性寒，我不愿她多吃，却也总奈不过她撒娇赖皮，总是鬼使神差地剥了一个又一个最后一只。

可每次看她葵水来时的疼痛模样，我又开始懊恼自责。

算算时日，怕也就是这几天了。

不晓得她有没有乖乖地喝姜糖水，翠翠有没有将她照料好。

回京以后，食蟹一事定不能再如此惯着她。

只是不知道，还有没有以后。

2

想来，我不在京中，她怕是也食不上全蟹宴，太后定会克扣公主府的贡蟹。

每次我随她去拜见皇祖母，总是要提起孩子一事。

有时，我也想自私地让她有孕，自私地想用孩子绑住她。

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我们孩子的模样，一定像她一样漂亮。

可比起孩子来，我更不想失去她。

阿星的娘亲便是难产而亡，从此我便很少见义父笑过。

孩子可以过继，可以抱养，可这世上李宜春只有这么一个。

她如此怕疼，挑个刺便要嚷嚷半天，让她生孩子，我也实在不忍心。

说起疼，我不晓得为何每次她都要哭着说疼。

是圆房那晚吓到了她，还是我的技术真的不行，又或者她只是找个借口不愿同我亲近罢了。

可无论是哪种缘由，我都没法接受。

3

在军营那几年，有时也会谈些荤段子，副将也硬塞过不少画本给我。

年少绮梦里总是有她，醒来后又总是看着一塌糊涂的身下，暗啐自己禽兽。

可真开了荤，我才明白，男人天生就是禽兽。

我表面装着不在意，却总是暗自算着日子。

十日一休沐，有时还要碰上她来葵水，她若心情不好我又怕她再哭。

有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常胜的骠骑将军是如何签下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的。

我能在南楚朝堂上舌战群儒，据理力争谈回大凉的失地，可却偏偏对她一点法子都没有。

算了，忍忍便忍忍，只要她还是我的就好。

其实，接下赐婚时，我原以为这会是一场有名无实的表面婚姻。

我甚至在洞房花烛夜，提醒她不要去喝有药的合卺酒。

因为我发现，我始终无法接受，她是和别的男人赌气才嫁给我的。

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要了她，更害怕她再抱着我叫裴茗的名字。

此后我们便是相安无事，直到那日她来撩拨我。

4

那晚，她哄骗着我喝了好些酒。

我发觉不对劲时，她已经攀上我的肩，在我耳畔呵气如兰。

她说，夫君，我们圆房吧。

霎时间，我混沌的脑中炸起了烟花，一身的燥热便是往下腹冲。

我以为是我听错了，她却是把我推倒在床，随即跨坐在我身上，趁势便要解我的腰带。

我极力地克制体内翻涌的情欲，摁着她的手，有些呵斥道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

她俯下来趴在我身上，含住了我的喉结，引得我浑身战栗。

谁教她这些乱七八糟的？！

不知道男人经不起撩拨吗，尤其是肖想了你许多年，又被你灌了春药的男人。

知道啊，我在勾引你，她说。

她说，她在……勾引我？

她轻飘飘的一句话将我仅存的理智击得溃不成军。

我再也忍不住，翻身将她压在了身下。

她弓着身子迎合我，我却很害怕下一瞬她就喊出裴茗的名字。

唇齿交错间，我一遍遍问她。

「知道我是谁吗？」

「夫……君」

"谁是你夫君？"

我不依不饶地一遍遍地问着。

「周非……鱼」

她也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答着。

知道我是周非鱼便好。

我是周非鱼，我才是你的夫君。

我就这般拥着她，将她送入极乐高峰，再一起沉沦。

我也想轻柔些，可她这药是下了多大量？！

她喘，她叫，她哭，她的每一声都刺激着我的神经，蛊惑着我带她一遍遍沉沦。

理智的堤坝一旦坍塌，情欲便如澎湃的洪水般再也止不住了。

一夜荒唐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她肯同我圆房，也是和清颜赌气。

清颜同她说，你就算得到了他的人，也得不到他的心。

现在想想，清颜这话，倒像是在嘲讽我。

我得到了宜春的人，可她的心又在谁那里呢？

周非鱼很爱李宜春，谁也不知道。

5

我这一去，不知何时能归。

除了她，我唯一放不下的便是那间绣坊，不知来福能否妥善安排。

战场上，前一刻手还温热的兄弟，转瞬便冰冷地躺在地上。

我将他们带上战场，可终究没有如数将他们都带回来，让一些母亲没了儿子，妻子没了丈夫，孩子没了父亲。

我在京城设了这间绣坊，妥善安置遗孀，也算不枉兄弟们舍生忘死跟我一场。

又要上战场了。

不知此番回朔北，能否再寻得他们的坟冢。

战场上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可就算要和离，我也会活着回去，亲手接过休书。

这世上不能再多一个遗孀了。

【第三个春天】

1

皇祖母不爱我了，她克扣了我的贡蟹。

不过本公主家大业大，几只蟹还是吃得起的。

所谓家业，也就是我闲着无聊攒了个酒楼。

我这醉仙居，租的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段，请的是退休的皇家私厨，从装修到菜单，都是我亲自把关。

不过也就是三分钟热度，之后嫌麻烦，便交给来福打理了。

偶尔月底想起来也翻翻账本，瞧着还算经营得当。

去之前我还在想，老板吃饭用不用排队。

不过，到了之后才发现，我想多了。

去了就是包场。

虽然酒楼装潢无声宣告着，穷人勿入，可价格其实很亲民啊，一顿烤全羊才要二十两。

这可是蒙古运来的羊，我已经很让利了！

怎么会门可罗雀，无人问津呢。

更古怪地是，从账本看是在盈利啊！

在我的再三恐吓下，掌柜的终于说了实话。

他说，驸马爷每月底都会来把账扳平。

周非鱼？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

他俸禄少得可怜，平时可都是我包养他的。

老爹，我好像给你抓住了一个贪官污吏。

2

回家之后，我逼着来福找来了家里的账本。

这一查才发现，被包养的竟是我自己。

他的名下有古玩店，丝绸庄，药材铺，全部都在盈利。

家里亏损的除了我的醉仙居，还有一间绣坊。

这绣坊是烧钱的吗，怎么比我的醉仙居还能亏？

再说，他一个大男人开什么绣坊？！

我越想越蹊跷，心下也隐隐有些不安。

我决定亲自去看看，可去时看着这绣坊也算经营得当。

绣娘看起来大多都是安分守己的少妇，也不太可能是暗娼馆。

我实在瞧不出有什么古怪，可它偏就亏了钱。

临走前，我在门口听到有孩子哭着找爹爹。

我拿糖哄着他，他却跟我说，他爹爹叫周非鱼。

我大脑宕机石化了在那里，眼瞧着一个温婉少妇抱他进了门。

怪不得，我说不生孩子，他毫不在意。

我不和他同房，他也能忍，原是在外养了妾室。

可这孩子看着已经三四岁了，想来，我才该是那个妾室。

也是，他本来就是推脱不得赐婚，才娶了我。

我果然还是棒打了他们这对苦命鸳鸯。

3

从前我总用休夫二字恐吓他，可如今真抓到他的把柄，我又不
敢再去找母后了。

我想来想去，也想不通那个少妇好在了哪里。

她有本公主有钱，有本公主有势吗？凭什么她的绣坊亏的比我的醉仙居多？！

可是，周非鱼喜欢她，他们有孩子，这是我怎么也比不上的。

有时我也会想，如果不是我赌气嫁给他，他或许也会娶一位蕙质兰心的贤内助。

怎么怎么想都是我的错？

是他骗婚在先，又骗我感情在后，我明明是受害者啊！

他能养外室，我也能养面首。

当天我就召集了一众乐人，左挑右选。

可挑来挑去，也没有一个中意的，一个个娘里娘气的，没有一丝男子气概。

比起周非鱼来，差了不是一点半点。

说周非鱼是个莽夫吧，可他也通些琴棋书画，身上颇有文人的矜贵之气。

可若说他是个文人，他又酷爱剑术，精通兵法。

这才是文韬武略、铁汉柔情的完美结合，就得照着这个标准找！

本来想着隔天再选，没想到晚上父皇就派人来了。

说什么驸马在前线精忠报国，公主在后方沉迷声色，竟然连「老李家没这种女儿」都骂出来了。

父皇的人还没走，宜川也来了，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把我骂的狗血喷头。

娘家人不该向着我吗？怎么还胳膊肘外拐？

周非鱼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，把你们一个个都收买了。

养面首这条路竟然被自己人堵死了。

4

后来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

孩子那么大了，为什么周非鱼不早娶了她。

想来想去，只得到一个结论。

周非鱼根本不喜欢她，只是顾及孩子才不得已养着她。

我要是把孩子抢过来，周非鱼就不会再去找她了。

反正我怕疼，就这么白捡一儿子也不错。

我得拿出正室的威严来，尽快把她打发走。

还没踏进绣坊，又碰到一个小女孩哭着找爹爹，她说她爹也叫周非鱼。

而后，一个清冷少妇哄着她进了门。

好家伙，养了还不止一个，还养在一起。

而后又有几个孩子哭着叫爹爹，巧了不是，他们的爹都叫周非鱼。

那些抱孩子的绣娘也从四人麻将桌迅速凑到了麻辣十三香，数量还在不断增加……

声势浩大的多人运动啊！

要这些都是周非鱼的外室，他还没精尽人亡，还真是奇迹。

细细问来，才知道这些都是他战友的遗孀，那些孩子都认了他当干爹。

原来一切都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。

不过，一下子被告知，当了这么多孩子的干娘，我的心情也是极为复杂的。

再想想，我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，竟然萌生过抱养他和其它女人孩子的想法。

细思至恐。

我这是被皇祖母催的多怕啊。

5

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件事。

都怪他，害的我又差点出糗。

可是就算他说了，我大概也不会认真去听吧。

如果不是我一时兴起去了醉仙居，这一切，或许一辈子我也发现不了。

母后说的对，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他。

我以前时常诧异，为什么他们口中的周非鱼和我见到的不一样，却也没有去探究过。

同床共枕这么久，我不知道他的喜好，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每天做些什么。

本来像绣坊这样的事，应该是内室来打理，可我这个妻子做得实在糟糕。

后来，我去宜川那里蹭饭才知晓，他对蟹过敏。

可他知道我喜欢吃，每次都亲自给我剥。

我陪父皇下棋才发现，他最爱喝的茶其实是阳羨春芽。

可他在家只喝普洱，因为我喜欢云南普洱。

我隐隐觉得，这样的事情，应该还有很多。

他对我了如指掌，我却对他一无所知。

我想，我该慢慢去了解他了。

【第三个冬日】

1

今日在行军途中瞧见只野兔，我却想起当年她同我讲，「将军赶路，不追小兔」。

此刻，倒也应景。

宜春很喜欢兔子，就连睡觉都要抱着兔娃娃。

其实当年，我也送过她一只兔子的。

我年少的时候骑射出众，时常陪着义父去参加秋猎。

可木秀于林，总要招来些祸端。

世家子弟们不满我抢了风头，故意与我为难。

他们人虽多，我未必不是对手，只是想着不能给义父惹来麻烦，便也没有还手。

而后几日在猎场上，我心不在焉，频频失手。

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几番对我拳打脚踢，甚至想要挑断我的手筋。

这时候，宜春来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她。

那时的她不过八九岁，娇小的身躯提着一把格格不入的大弓。

我还记得她那时故作凶狠地说，仗势欺人是吧，本公主亲自教教你们该怎么仗势欺人。

她让他们举着靶子，又是递过弓让我去射靶。

我虽然自诩箭术不凡，倒也不敢真拿人命开玩笑。

她瞧我迟迟不肯接弓，又是道，你不射我射，我要射，他们死定了！

那些世家子弟此刻却是求饶般求着我来射。

良久，我接过弓。

她又是道，你大胆射，射中了算你的，射死了算我的。

所幸，那次我没有失手。

2

正当我想还弓道谢时，她却是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我顺着她的目光瞧去，看到了不远处的那只兔子。

我提弓要射，她却是把我拦了下来。

「兔兔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射兔子？」

后来，我把那只兔子给她抓了回来。

她却是对我说，将军赶路，不追小兔，你骑射那么厉害，不捉兔子了不如去当个大将军吧，这样他们就不能欺负你了。

而后她抱着兔子兴高采烈地跑开了，全然未发觉把弓落在我这里。

后来，我也想过把弓还给她，可她是公主，岂是我想见就见的。

再见她的时候，事情已经过去了许久，想来她已然忘了，我也就没再开口。

3

或许她不知道，她给我了多大的勇气。

我考武试，入军营，上战场，都始于她的那句「将军赶路」。

我一直带着这弓，直到我护送老将军的遗骨回京再见到她。

他们都说，宜春公主和云南王世子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。

我瞧着也是。

我本来想着同她说几句话，可还是没说出口。

或许我这样的人就不该同人亲近，战场上随时会死，人家会伤心。

默默地归京再静静地回朔北，便就很好。

可我没料到皇上把我扣了下来，更没料到皇上让我带着使团去南楚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道考题。

太子日渐长大，也该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，而皇上为他选中的第一个人便是我。

刚从南楚归来，惊魂未定，皇上便任命我做了太子少傅。

我甚至还未看清局势，便这般被推进了京城漩涡的中心。

4

我允诺皇上会尽心教诲太子，不过只是教诲。

我想皇上总该明白我的意思，可他却是几番透露出，想把我培养成大凉第一权臣。

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，皇上让我守得哪是太子，他想让我守得是整个大凉江山。

身为大凉男儿，固政权守天下，自当义不容辞。可是自古位高权重的外臣，能有几个有好下场。

我最怕我劳心费力，最后却输给了一句人心难测。

所以我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，可皇上却步步紧逼。

我平藩滇南，皇上趁势又削了几个藩王，他是故意让我得罪人，想把我扯入朝局。

可是我没想到皇上竟然把宜春许配给了我。

娶了公主，便可算在宗室之列，再不是什么外臣。

他果然清楚地知道我的顾虑。

接下这道赐婚的旨，这辈子就要困死在朝堂的漩涡中了。

可是，为她画地为牢，我甘之若饴。

5

伴君如伴虎，至今我仍没琢磨透皇上的意思。

成婚后，皇上竟然半开玩笑地同我讲，若我和宜春以后有了孩子，宜川不才，倒也可以拥立幼主取而代之。

这话听得我不寒而栗。

权利的漩涡是扭曲的，我怕耳濡目染，也会变得扭曲。

不过至少现在有她拉扯着我，我也不愿变得如此。

再想来，今年秋猎皇上特意召了云南侯裴茗陪驾，怕也是为了震慑藩王。

裴茗休妻了，此番入京怕也是对宜春存了心思。

每次陪宜春喝普洱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她究竟是喜欢云南的茶，还是放不下云南的人？

也是，他们两情相悦，即便我在京又能如何。

果然，不属于自己的怎么也留不住。

【第四个春天】

1

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。

我梦到周非鱼躺在冰天雪地里，浑身是血。

醒来后，我又后怕了好久。

我早就听闻朔北严寒，九月便会飘雪，那这个梦是不是寓意着，他真的会被冻伤。

我坐立不安了许久，最后决定把醉仙居盘出去，换些现银让绣坊给将士们赶制批棉衣。

可我刚出门，却是碰到了裴茗。

云南侯进京伴驾秋猎，这事我早有耳闻，只不过没想他来的这么快。

看来周非鱼还没把你打够，你这小王八羔子还敢来找我。

他说，宜春，好久不见。

是挺久了，可我今天出门有事，没空和你叙旧。

我无视他，想要离去，可他却是截住我，扭捏半天才说了句话。

「宜春，我休妻了。」

听说了，单身快乐，祝你快乐。

他看我还不愿搭理他，却是拿出礼盒道，「给你带了你最爱的鲜花饼和普洱茶。」

我本来不想同他浪费口舌，可他老是拦着不让我走，我便揶揄了他几句。

2

「我早就不吃鲜花饼了，而且我现在只喝阳羨春芽。」

「喝过阳羨茶吗？可比普洱好喝多了。」

我说的可是实话，这几日我天天在家品茶。

起初只是好奇，周非鱼喜欢的茶到底是什么味道，后来越喝越觉这茶浓厚清鲜。

「那宜春便带我进府尝尝吧。」他如是道。

你个王八羔子还想骗茶喝，太不要脸了！

「父皇刚赏了许多，不过不能给你喝，我得留着给驸马回来喝，他最爱喝这茶了。」

换言之，我家没茶招待，不欢迎你来。

他有些急了，「你以为你真的了解周非鱼吗？他根本就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」

我不了解难道你就了解了？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的驸马？！

我郑重其事、字正腔圆地同他道。

「现在或许是不了解，可他是我的丈夫，是要和我共度余生的人，我依赖他，信任他，也不能容忍任何人诋毁他。」

言罢便是离去，周非鱼可还等着我的棉衣呢。

3

处理好棉衣的事，却在秋猎前发现我的弓坏了。

我溜进周非鱼的兵器库，一眼就瞧见了挂在墙上的那把弓。

这弓虽然有些旧了，不过使着却是极为顺手，倒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般。

不是倒像，这根本就是我的弓，弓柄上还刻着我的名字。

他怎么会有我的弓？

他这么爱干净，应该也没有捡破烂的癖好吧？

我想了好久，终于在晚上抱着兔娃娃睡觉的时候顿悟了。

原来他就是当年在猎场上被揍得鼻青脸肿的那小子。

竟然是他！

毕竟谁也不知道，我当时救下的是我未来的驸马。

将军赶路，不追小兔。

我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真的当上大将军了。

世事无常啊——

4

想来，他当年还帮我抓了只小兔子，我从猎场带回宫里养了好久。

后来清颜来抢我的兔子，我自然是不给她。

争夺间，却是把笼子甩进了水池。

我当即也跳下水，可是我的兔子还是没救回来。

我入水受了凉，生了场大病，病中也是不住哭闹着去找我的小兔子。

为了哄我，嬷嬷找来了各种兔子，白的黑的胖的瘦的，可没有一只是我的小兔子。

我哭闹地更凶了。

后来，皇祖母请了个法师，说把那只兔子的魂魄召到了兔娃娃身上。

皇祖母拿着兔娃娃同我说，你看，你的小兔子不是回来了嘛。

我知道她在哄骗我，可那时我已经接受了我的小兔子回不来的事实，也便不再闹了。

只是自那以后，倒是养成了抱着兔娃娃睡觉的习惯。

5

裴茗也知道我喜欢兔子，秋猎的时候他捉了只硬塞给了我。

清颜虽迟必到，又是来抢，反正裴茗给这兔子我也不想要，索性便送给她了。

我一直在想着周非鱼送我的小兔子。

那是我养的第一只兔子，此后再好的兔子都比不上它。

我想，我只爱那一只小兔子。

对，我爱它。

我爱它，我爱他，我就是爱他！

原来皇祖母没有骗我。

那只兔子跑出了好远，可是好多年之后，它又蹦回到了我心里。

【 第四个冬日 】

1

我望着天上的弦月，不知月亮那端是否也有人在想我。

这样想着，我却是连打了两个喷嚏。

这会是在想我吗？

此刻她大概在猎场上，裴茗应该也在她身旁。

至于在做什么，我不敢再细想下去。

想来有裴茗在，她应该也没什么闲心来想我，原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
怕是没人惦念我，倒是受了风凉的可能大些。

我身子何时弱到如此地步了，不过是被流刃划了两刀，倒让朔北的寒风有机可乘了。

想来也是错过朔北三个严冬了。

呵气成霜，泼水成冰，这样的景象在京城也是见不到的。

我怕再不多看几眼，这辈子就见不到了。

这也算迟来的告别吧。

2

当年离开朔北的时候，本以为会很快回来。

回来的前一天，我在长街上碰到了偷溜出宫玩的宜春。

我不知道怎么了，脚就是不听使唤跟着她。

后来我想，她就要嫁到云南了，而我要驻扎在朔北，从此天南地北怕再也见不到了。

便就放纵自己偷偷跟了她一路，直到她傍晚回宫。

当晚我收拾行李，甚至做好了终生驻守朔北的打算。

谁知出发前却被皇上扣下派去了南楚，再也没回来。

我现在也没想明白皇上为何选中了我。

大凉人才济济，他是如何看到了这么不起眼的我。

3

想来离京已有三月有余，仗也打了几场，怕是不久便会和阿星汇合。

阿星说他要来朔北平叛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一时兴起。

可他似是有非来不可的理由。

我隐隐猜到了什么，缠绕他这么多年的噩梦也是时候解开了。

想做什么便去吧，穆家有我来护。

阿星的小青梅也是支持他来的。

这点阿妍小姐和她的宜春表姐却是截然不同。

阿妍和阿星自小一起长大，她自然是懂他的。

可是宜春不了解我，她怕也是没有兴趣去了解。

出征前她索性闭门不出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我。

其实，从离京的那一天，我便想同她写信。

写多了怕她不会看，写少了又觉得不诚恳。

纠结了三个月竟然一个字没写出来。

4

只是我没想，她竟然会给我送棉衣。

我问押运粮草的军官，是否还有其它什么东西。

比如书信，哪怕是个口信。

可他说没有，公主只是嘱托下官把这批棉衣送来。

她果然还在记仇。

我太了解她了，如果宜春几日都未同你说话，那极有可能是你惹到了她什么，还未道歉。

可我不懂她到底什么意思，她现在不该和裴茗相谈甚欢，怎么会想起给我送棉衣？

是不是说明，在她心里还是有一点在意我的？

这个想法划过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竟是未有过的狂喜。

5

可我出征前她明明说的是休夫啊。

她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
她这棉衣送的，我还不如冻着。

既然如此，多想也是无益，倒不如把问题反抛回去。

我让军官给她捎了四个字——「等我回来」。

这四个字可供想象的空间可太大了。

等我回来道歉，还是等我回来和离。

反正我没意思，她什么意思，我就是什么意思。

穿上棉衣，我倒是有了立刻班师回朝的冲动。

这仗快些打完吧，我等不及回去见她了。

不对，还是打慢点，万一回去她就要谈和离呢。

【第五个春天】

1

裴茗日日来公主府堵我，我便索性搬去了外公家，至少在那里还有阿妍陪我玩。

我这个小表妹古灵精怪，却也没什么坏心眼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同为天涯沦落人，都在等着朔北的人回来。

阿妍和穆摘星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玩闹长大，而此次周非鱼正是去驰援穆摘星。

我们此刻是姐妹，以后怕就是妯娌。

有时我也实在搞不明白，穆摘星那样活泼的人，怎么就不知道带着他大哥多笑笑。

周非鱼这只干事不说话的闷脾气，着实太吃亏了，等他回来我定得好好扭扭他。

我看着阿妍坐立难安的样子，却是问道，既然这么担心，当初怎么不知道拦一拦。

我是拦了没拦住，人家是压根就没拦。

她却是道，他的性子我也拦不住，倒不如支持他。

支持他？

母后说的对，或许我也该支持他。

可他总不该去那么久连个信都不写，害我日日为他担心。

所以，送棉衣已经是我的底线了，别想我再给你附带什么书信。

2

阿妍一直念叨着穆摘星，日也念叨，夜也念叨。

我实在不想再吃狗粮了，便带着她去绣坊陪那些小皮蛋玩。

哼，谁还没个心上人了，等周非鱼回来我一定要秀回去。

而且我已经想好了秀回去的绝佳方法。

阿妍和穆摘星虽然两情相悦，不过到底没有婚配，不像我和周非鱼，可以名正言顺的做一些羞羞的事。

到时候我就挺着大肚子，直接把狗粮盆扣他们头上。

那些小皮蛋着实可爱，不过偷孩子犯法，我只能自己生。

再说，周非鱼这么好，万一被其它狐狸精拐走了就麻烦了，得赶紧生个孩子把他绑住。

虽然会疼几天，不过想来还是赚的。

他说，等我回来。

嗯，我等你回来生孩子。

3

听闻边关大捷的消息后，我立刻跑去了宫里，拽着父皇问东问西。

他有没有受伤，他们什么回来，能赶得上年关吗？

父皇却是道，他们正在就地休整，不日便会归京。

休整什么，直接回来不行嘛，不日到底是哪一日？

父皇看着我焦急的模样，却是揶揄我道，「哎呀，不知道是谁当初还不满朕的赐婚，还嫌弃人家老。」

不老不老，大点的男人会疼人，嘿嘿。

果然还是父皇的眼光独到，给我相中了这么好的驸马。

不过我倒是好奇，父皇当时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。

「看来小宜春还不知道，当年你溜出宫玩的时候，有个傻小子偷偷跟了你一路。」

跟着我？什么时候？

我偷溜出宫那么多次，我怎么知道是哪一次。

「大抵三四年前吧。」

「他……跟着我做什么？」

父皇却是道，「朕也想知道啊。」

「所以您就派人去查他了，查完还把人家搁南楚了？」

多危险啊，万一当年他要是没回来，可怎么办？

老爹你真是太心狠了！

可父皇却是云淡风轻道，「他要是没这点本事，朕也不会选中他。」

要是当年父皇没有注意到他，他可能真的会在朔北待一辈子。

又或者云南王没有叛乱，我就会嫁到云南了。

我们是不是就真的这么错过，再也见不到了。

命运真是玄而又玄的东西，不偏不倚地把我们凑到了一起。

这或许就是天作之合吧！

至于父皇说的三四年前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不过，原来他这么早就对本公主起了贼心了。

可能不止，说不定当年我在围场救他的时候，他就芳心暗许了。

可成婚一年了，这个闷葫芦愣是没说过半句喜欢我之类的话。

本公主这么招人喜欢，喜欢我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

不行，我以后一定得逼他说出来，还得让他天天都说。

我的大将军啊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，不知道有只小兔子在这里等你吗？

5

得知他回程的消息后，我日日去城楼上翘首以盼。

终于开春那日，我远远眺望到了回程的兵马。

我不住地问翠翠，我的发髻乱没乱。

她说，公主今日风采动人。

可我不信她，心想着要是今日穿了那件玫红色的裙子就更好了。

可他已经过来了，来不及回去换了。

不管了，就这样吧。

我兴高采烈地跑过去，在他下马的那一瞬扑过去抱紧了他。

他的盔甲冰冰凉的，可我的心却暖的很。

我紧抱着他不撒手，这次不是梦，他真的回来。

我的驸马啊，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他会骑着高头大马，把春天一起带回来。

【第五个冬日】

1

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第一句话要同她讲些什么。

可是我还未准备好，她便奔赴而来抱住了我。

良久，我才回过神，却是怕冰凉的铠甲硌到她，便想把她推搡开。

可她抱的愈发地紧了，还有些娇嗔地责备道，「你怎么才回来，不知道我在等你吗？」

她说，她在等我。

她今日如此风采动人，是特意打扮好来城门口接我的吗？

我一颗不安的心瞬时被捧上了云端。

可是当我瞧见她身后的裴茗，刚捧上云端的心又碎了一地。

果然还是女为知己者容，她从前可不会打扮的如此花枝招展。

她如今这般抱着我，怕也是和裴茗闹了矛盾，故意赌气吧。

她终究还是要和我和离了，对吧。

2

进宫后，皇上拉着我述职，我也无暇顾及她。

回府的马车上，她却是那般诡异地看着我，还不住地笑。

她是不是就要提和离的事了，和我和离她这么高兴吗？！

她笑得我心里直发毛，看来得说点什么了。

「吃了几只？」

她一怔，而后发觉我问得是今日在庆功宴上吃了几只蟹，却是矢口否认。

「没吃，没吃，一只都没吃。」

我才不信。

「就知道你不信，不然你亲我一口试试，看起不起疹子。」

她缘何会知道我对蟹过敏一事，还未等我细想，她却是坦荡地把脸凑了过来。

瞧着她娇嫩的唇瓣，我也情不自禁地凑近了半分。

只是还未一亲芳泽，她便把我推开了。

果然，她还是不愿同我亲近。

她认错般嗫嚅，「一只，真的就吃了一只。」

我就知道，不吃是不可能的。

可她却理直气壮道，「哪有美食在旁不吃的道理，我就不信你能只蹭蹭不进去。」

她……她怎么突然提起这事……

我有些羞赧地别过脸，她却是不依不饶地追着我问，「你刚刚是不是想亲我？」

是又怎样，你又不让亲，我沉默着不答话。

「我吃蟹了不能亲你，不过你能亲我啊。」

我还没懂她什么意思，她便是半起身把脸贴到了我的唇上。

要说马车上是她报复性的调戏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过分了。

她竟然偷看我洗澡，还想和我共浴。

荒唐至极！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的手也不老实地乱摸，摸得我一身燥热。

不过还好我忍住了。

今天可不是休沐日，她就是想寻我个错处好提和离，然后再和裴茗双宿双栖。

我偏不上当！

「大将军，你是不是不行？！」

我行不行你不知道啊，激将法在这也没用。

我故作轻松道，「这一仗是伤了些元气，还得养养。」

可她竟然用手对我做了那样的事……

我看她成心是想要了我的命。

「今天我吃蟹了，不过明天是休沐日哦～」

什么意思，她明天就要和我提和离？

3

第二日，我陪她去看望皇祖母，她就更古怪了。

平常皇祖母催生的时候，她都是避而不答，今天她竟然爽快地应下了。

「生！明年肯定让您抱上重孙！」

还未和我和离，竟然就想着给裴茗生孩子了？！

果然之前什么怕疼的鬼话都是用来推诿我的。

我装作不在意，接着陪她用膳。

她眼巴巴地盯着饭桌上的蟹，着实有些可怜。

罢了，就给她剥这一个。

可剥了她又不吃，还说想吃鱼。

她什么时候换口味了，可看她那热切的眼神又不像假的。

我只能又给她夹了两块鱼，可她也就浅尝了两口。

那她到底是想吃鱼还是不想吃呢？

想来，今晚她就应该会和我提和离的事，想不想吃怕也就与我无关了。

回去路过长街坊，我却是瞧见醉仙居倒闭了。

踟蹰了半分，我还是问出了口。

可她却是反问我，「棉衣穿得暖吗？」

怎么突然提起棉衣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便是嗔怪我败家。

看来，她已经知道我私下去扳账的事了，这是在做和离前的财产分算吗？

4

回家后，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她开口。

可她却是矢口不提和离的事，反而不住地哄骗我喝酒。

怎么感觉这场景似曾相识呢？

圆房那晚她就是骗我喝了许多酒，还在酒里下了药。

「这杯我陪你喝，想来我们成婚那晚都没喝合卺酒。」

都要和离了，还喝什么合卺酒？！

可她要灌我，我又不能不喝。喝完了她却说，她又下了药了。

非得这么折磨我吗？！

她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却是不住地笑。

李宜春，你这次真的过分了！

她又是攀上我的肩同我道，骗你的。

这么想来，身子好像确实没什么不适。

「今天可是休沐日，就算没有助兴的药，你也可以为所欲为。」说完还同我挑了挑眉。

什么意思，她今日不想和离了，想再缓几天？

她一会儿含含耳朵，一会儿咬咬脖子，百般地撩拨我。

我也是半年未和她亲近了，心里想着怕也就这一次了，便放肆地把她压在了身下。

可她竟然在床第间夸我，还不住地说着助兴的话。

最到动情时，她环住我的腰肢，在我耳畔呵气成兰，「非鱼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」

要了命了，要了命了。

我怕她再多说几句，我这条命真就交代在这了。

良久，我伏在她身上喘息，试探问道，「你……你刚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，我想……给你生个孩子。」

她说要给我生孩子，我没听错吧？

「不对，不对。」随即她又矢口否认。

果然，她又在捉弄我。

「一个不够，得多生几个，」她就这般眉眼含春泪汪汪地看着我，语气还有些喑哑魅惑，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」

她这话比最好的春药还要烈上百倍，引得我又情动不已。

她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勾着我的肩略带邀请道，「再来一次？」

乱了，乱了。

怎么我这次一回来，一切都乱了套了。

我昨晚弄在里面了，还不止一次，万一她真要有了身孕怎么办？

是不是有了身孕，她就能打消和离念头了。

她要是想要孩子，我也能给她，又不是非裴茗不可。

而且一想到她在其它男人身下承欢，我这心口就堵着一股郁郁之气。

想来，距离我第一次在猎场遇到她已经过了十年了。

十年是多久？

在边关想她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是十年。

十年了，我不想再等了。

过几日就是她的生辰，我要为自己争取一次。

我要拿着那把弓向她表露心迹，我要跟她说，周非鱼很爱李宜春，爱了整整十年。

可是弓呢？我挂在这里的弓呢？

怎么好端端地就寻不见了？

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觉得这是不祥的预兆。

难道这就是天意？

就连老天也不愿让我去表白吗？

【第六个春天】

1

我发誓我不是故意去偷看他沐浴的。

我只是想瞧瞧他有没有受伤，身上到底多了几道疤。

可他却是藏着掖着不让我看。

他越不让我看，我就偏想看，而且看他这样，我顿时起了调戏的意思。

我作势要脱衣，他却是慌乱地问我做什么。

「共浴啊！」

听到我的话，他却是把身子埋在水下藏得更深了，只露出来张脸一直红到耳朵根，活生生像极了被调戏的小媳妇儿。

他又是推诿着说什么轻浮荒唐君子慎独的话。

你是君子，可我不是啊。

不过想来，这浴盆着实有些小了，改天让来福换了大的再说吧。

既然你不让我看，那我摸总行吧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的手一寸寸在他身上探索着。

好像手臂上是多了道疤，摸着这腰身好像也瘦了些。

可我还没环出到底瘦了多少，他便是摠住了我不安分的小手。

行吧，我承认我是馋他身子。

可是我还没架起锅，就发现那鱼浑身火热，都快熟透了。

可我哼哼唧唧几声，他就是不给我。

这时我才想起今天不是休沐日，我定什么休沐日啊，这不是成心自毁下半生幸福吗？！

这石头果然还是砸了自己的脚。

可我今日吃了蟹，又怕害他长了疹子，不能去撩拨他。

鱼都炖好了，我却吃不到，烦死了！

不行，不能只我一个人难受。

那物硌到我了，我索性便就用手帮他纾解了一番。

听他在我耳畔低吟轻喘，这下我心里终于平衡了。

2

昨晚的事告诉我一个道理，蟹和驸马不可兼得。

权衡一下，我还是决定舍蟹吃驸马。

可是那个螃蟹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那可是皇祖母私厨做的蟹啊，一定另有一番滋味。

不行，不能吃，你忘了昨晚的教训了吗？！

那我不吃，我就看看。

我眼巴巴地瞧着，他却是递来了剥好的蟹。

我不吃，我经得起诱惑，同样的错误决不能再犯第二次。

我不吃蟹了，我想吃鱼。

这么想着，我竟然在不觉间宣之于口了。

周非鱼一脸不明所以地给我夹了两块鱼。

这个呆头鱼！

我今晚要不好好蹂躏他一番，都对不起我现在的牺牲。

回府后，我让翠翠上茶，特意上的阳羨春芽。

我装着不在意，却是着意瞧着他的反应。

他抿了口茶，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而后却是眉峰微皱。

「好喝吗？」我凑过去问他。

「你怎么不喝普洱了？」他问道。

「我最近发现阳羡茶更好喝些，你不喜欢吗？」我装着无辜地回问他。

他放下茶盏，却是云淡风轻道，「都好。」

你就装吧，心里肯定乐开花了吧。

3

嬷嬷说了，夫妻之间的床第和谐可是门学问。

那我之前哭着喊疼，一定很伤害他男人的自尊。

那尺寸不合适也不能怪我啊。

还是慢慢磨合吧，现在应该多给他点鼓励才是。

不过好像也没那么疼了，原来和所爱之人水乳交融是这么快乐的事。

我跟他讲休沐日什么的不作数了，可是那晚之后，他也没再碰过我。

我还以为是那晚太过了，他想歇歇，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

他这几天翻箱倒柜，倒像是再找什么东西。

什么东西能比本公主更重要？！

后来看他总在武器库附近晃悠，我好像知道他在找什么了。

难不成这只呆头鱼终于想要向本公主表露心迹了？

我偷偷地把那弓又放了回去。

现在你找到弓了，所以你什么时候来表白。

4

是今天了，肯定就是今天。

今天是我的生辰，周非鱼肯定选的今天！

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坐等被表白。

可是家里接连来了几个不速之客。

清颜又借着祝寿来揶揄我，「你明明就不喜欢周将军，这么霸着他又有什么意思？！」

对，我是不喜欢他，我爱他！

「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也。」我云淡风轻一句话就把清颜气跑了。

清颜走了，裴茗却又来了，还提着剑要同周非鱼打架。

「早就听闻周将军剑术精湛，不知今天能否有幸讨教几招。」

说得文绉绉的，不就是想打架吗？！

周非鱼毫不慌乱，却是道，「我从不比没有赌注的剑。」

裴茗放出狂言，「若我输了，即刻启程回云南，有生之年绝不再踏进京城半步。」

「好。」周非鱼答应得爽快。

我怎么觉得，他就等着裴茗这句话呢。

「可如果你输了，宜春若想去云南，你便不能阻拦。」

我何时说过要去云南的话？

不过这句我听明白了，敢情这场架的赌注是我啊！

周非鱼却是眸色未明地看着我，「你希望我输还是赢？」

「我当然希望你赢了！」

就算那小王八羔子赢了，我也不会同他去云南的。

不过这话我没说出来，我就想看周非鱼醋坛子打翻。

「好，那我便赢。」他如是说道。

裴茗拔出了剑，可周非鱼却是不紧不慢，淡淡说了句，「还记得你当年是怎么输的吗？」

社会我周哥，人狠话也多。

他说他要赢，可他这根本就不是想赢的样子啊。

明明剑都指到裴茗的脖子了，他却又故意偏了半寸，只划了他一绺头发。

裴茗也真够不要脸的，竟然还若无其事地接着打。

接连这样几次，裴茗都要被削秃了，却还倔强地接着打。

想来，周非鱼是在等他自己认输。

还真是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

杀人诛心，太狠了。

最后裴茗终于认了输，却是想同我单独说几句话。

不过我没空搭理他，因为我现在三观正在跟着五官跑。

身姿挺拔，剑眉星目，从前我竟对周非鱼的美貌一无所知。

不过现在知道也不算晚，嘿嘿。

好不容易等他们都走了，周非鱼却还是矢口不提表白的事。

最后等得我都着急了，不行，得矜持点。

不然暗示暗示他？

「今年秋猎你不在，凭着我这五环的技术，咱家果然垫底了。」

提到秋猎了，你懂我意思吧。

「哦。」

哦什么哦？！这几个意思？！

「若你有空便教教我骑射吧。」

「行。」

行你个屁？！

我再暗示最后一次，再不说，你就一个人瞎几巴过吧。

「我的弓还在你那吧？」

他突然变得很紧张，连说话都有些磕绊，「还……还在。」

「你拿着我的弓干什么？这么久了，怎么也不知道还给我？」

「那个……我……我以为你不要了。」

「你不会是留着睹物思人吧？」我凑近些调戏道。

「我……」

他这次结巴了老半天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
罢了罢了，这窗户纸还是我捅吧。

「喜欢本公主就说啊，我又不是不给你机会。」

可他良久也没再说话。

我都做到这种份上了，你还不说？！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！

当我耐不住性子，想要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他终于开了口，却是声如蚊蚋。

「我不是喜欢你，我爱你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我装作没听到的样子。

「我说，我爱你！」他又提高了些音量。

「你说什么，我听不到。」

「我说，我爱你！」他又又提高了些音量。

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了整整十年！」

他连吼了好几声，奶凶奶凶的。

我走近捏了捏他的小脸，宠溺道，「知道了。」

真可爱啊，还好是我的。

「不过明天你还得说，后天还得说，以后每天都得说。」

「你不……和离了？」他试探问道。

和离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离？

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为什么要和离？」

他整个人突然呆住了。

我不过是让他表个白，怎么好端端地还哭了？

我踮起脚吻干他的泪痕，而后寸寸向下厮磨，想要歛住他的唇。

可他含羞般地把我不推阻开了，「有……有人。」

我回头一看，才发觉一众下人都在围着看。

周非鱼很爱李宜春，这下全公主府都知道了。

「怕什么，他们以后总得习惯。」

我又是攀上他的肩，堵住了他的唇。

想来，我们成亲以来都未曾好好亲吻过，那以后就加倍补回来吧。

【第六个冬日】

1

我很确定那把弓就放在这里，可却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

我怀疑是宜春拿走了，并且已经找到了证据。

来福说，公主曾进过我的武器库。

说不定真的是她拿走了，可她一向最讨厌别人抢她的东西。

那她看到那弓有没有想起些什么？她不会把我当做私藏她东西的怪癖狂吧？

不能这么想，或者情况没这么坏。

有可能她只是一时好奇才溜了进来，又一时贪玩拿走了弓，没发现什么端倪呢。

可是，这种假设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。

她是神经大条了些，但也不可能傻到自己的弓都认不出来吧。

弓柄上那么大的「李宜春」三个字，她能看不到？

正当我纠结时，却发觉她鬼鬼祟祟地又把弓挂了回去。

拿都拿走了，为何又要挂回来，还要如此鬼祟？

真是太诡异了。

2

不管怎么说，弓拿到了。

可是我要同她说些什么？

一个男人突然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他爱你十年。

正常人第一反应一定是，此人多半有病。

不行，不能这么直接，得委婉点。

可是到底多委婉才能既不吓到她又能把意思表达出来？

为了把握好这个度，我腹诽了几十遍稿子。

得从弓的事引入，先为当年秋猎的事道个谢。

等她想起我是谁，再不温不火地徐徐图之。

可她生辰那日，还未等我寻得时机，裴茗便是要同我比剑。

3

我于裴茗来说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，这一架是一定要打的。

可若是这一架能赢得更多，我也是却之不恭。

裴茗手上没有筹码，他唯一能逼我出手的只有这一条。

当他说即刻回云南再不进京时，我就决定要赢了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坏人。

我自私地想一个人独霸李宜春，哪怕知道她爱的不是我。

终究，她是不求而得，也是求而不得。

我问她希望我输还是赢？她说要我赢。

好，那我便赢。

其实，当年在云南时我也和裴茗交过手，可最后关头我念及到宜春，却是把封喉的剑错开了半分。

如今再对上裴茗，我不仅要他输，还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

他的剑术确实是精湛了不少，可到底缺少实战经验，还是能寻到些破绽的。

同样的错误他犯了第二遍，第三遍，我的剑也故意偏了第二次，第三次。

遍遍又遍遍，次次复次次，直至他认输。

我以为宜春会去安慰他，可她却是径直过来抱住了我。

她竟还有些嗔怪道，你为什么要让着他？

我没有让着他。

我只是要，彻底绝了他对你的念想。

当着裴茗的面，我也紧紧回抱住了她。

我这是在告诉他，我可以赢得李宜春的人，也可以赢得她的心。

4

我以为我把稿子背的滚瓜乱熟了，可一到她面前，我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了。

我要说什么来着？

哦，对，我是来表白的。

可第一句怎么开始的，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我就这么坐在她旁边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「今年秋猎你不在，凭着我这五环的技术，咱家果然垫底了。」她说道。

哦，对，我要先说秋猎的事。

可还未等我开口，她又是道，「若你有空便教教我骑射吧。」

当然可以，求之不得。

可高兴之余，我又忘了我想说什么了。

她又是问起了，她的弓是否还在我这里。

她果然知道当年在猎场上的就是我，可她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怎么知道的？

她明明就知道弓还在，为什么还要明知故问？这难道又是她的恶作剧？

我不住地胡思乱想。

「喜欢本公主就说啊，我又不是不给你机会。」

她说，她不是不给我机会，可我说了，她真的会给我机会吗？

不管什么稿子了，简单粗暴点说不定最有效。

「我说，我爱你。」

我鼓起勇气接连说了几次，可她怎么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

她是真的没听到，还是故意在捉弄我。

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，我等了十年才换来的最后的机会。

错过这一次，我还要再等几个十年？！

「我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了整整十年。」

我这般连吼了几句，呆在原地后怕的喘息着。

可她却是凑近捏了捏我的脸，莞尔一笑道，「知道啦。」

她说她知道了。

我这才难以置信地发觉，我真的说出口了。

不过三个字，其实也没那么难。

她倚靠在我的肩上环着我的腰，同我道，「你明天还得说，后天还得说，以后每天都得说。」

以后每天？她这是要给我机会了吗？

思忖了半分，我还是问出了口。

我期望得到肯定的回答，让我心中的大石头落地。

可她说，她爱我。

那块大石头何止落地了，简直就是落成了山崩地裂。

她拥着吻了上来，她真的是在亲我，主动来亲我了。

我向春天飞奔而去，我的春天终于也向我奔赴而来。

李宜春真的有这样的魔力，可以一念推我下地狱，又能一念拥我入天堂。

5

过了几晚，她又是来了葵水。

我哄着她喝姜糖水，她却是哼哼唧唧地不肯喝。

瞧她那可怜兮兮的样，怕又是想要亲亲了。

我一边在她脸上啄着，一边又是揶揄她，「还敢不敢再吃那么多蟹了？」

「不吃了，以后再也不吃了。」

我轻弹了下她的小脑门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

她也是来揶揄我，拍了拍我的肩，「大将军，尚未成功，任重道远啊！」

「你在怀疑我？」我挑了挑眉，盯着她看。

她却是把手捂在胸前，一脸惊恐道，「你该不会是要浴血奋战吧？！」

我有时候真想看看她这小脑瓜里装了些什么？！

她见我一脸嫌弃地看着她，又是给自己找台阶下，「其实，也没那么急着要孩子。」

我也戏谑道，「那怎么行，公主大人都提要求了，臣也得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才行。」

我又是勾勾她的鼻子，「今天看你可怜，就不欺负你了。」

「那你抱着我睡，不许松开。」公主大人又提要求了。

「好。」

她倚在我怀里，又是起身在我唇边啾了一口，「晚安，大将军。」

良久，等她均匀的呼吸声传来，我也在她额间一吻。

「晚安，小兔子。」

专栏里还有甜甜的番外哦~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